



南
奔
書
五



リ 8
1735
109



特
1735
109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
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劭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為劭
軍副眾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
運車多所傷殺琰眾奔退劭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
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閔屯據城南於是眾軍繼至安國勲第一封
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為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

新嘉坡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山田
以贈
郎君
所贈
圖書
印

西川
氏圖
印

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
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
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加輔師將軍元徽二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
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
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
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
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翊未之鎮
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
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
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候伯
與回同軍表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
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候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

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
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竝加區判定其隸
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
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移屯沔口以俟應接改封
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
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
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
有疾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
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
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
尚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
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

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常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謚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本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為軍主孝建初為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為假節寧朔將軍宍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

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為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為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器幹為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勲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為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勲為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為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為前驅舉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

湖白赭圻二城除貞外郎加振武將軍豫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攻出爲錢塘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擊所殺別帥杜運梅

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王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幢王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束首降除寧朔將軍漣口戍王山圖遏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溉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啟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

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衆
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
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
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
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
其為人性變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
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
前下緣流叫益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
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
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
三百戶出為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
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

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
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為元玄
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
清倍道應赴救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
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
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勲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
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為虜所没山圖拔
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石鰲立陽平郡皆見納
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益城
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
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
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

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
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
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
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
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
爲宄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
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
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
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
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
節將軍如故改封沱陽縣太祖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

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
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
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
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
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銓序可符列言盤龍愛妾杜氏上
送金釵鐏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
主如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人
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
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
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
督救之敕盤龍曰甬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
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

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承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帝令盤龍領軍校尉北齊本馬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仗北齊本仗笏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

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者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爲東宮直閣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竝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黃門郎高宗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

守兗州中正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
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
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
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三百戶
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自高宗說喻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
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湛謀稱敕召奉叔於省
內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啟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
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閤省蕭湛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
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同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元中
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
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翻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

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

守秦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

琰宋本將劉從築壘相守臺軍相拒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

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

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之殺

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

受敵都督劉劭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

劭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尅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

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

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

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

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

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
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
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
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虜
將軍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
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爲刺
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
勝數弟自悉之今啟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爵
侯食邑爲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
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啟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
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
過淮無所尅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

祖卽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栢南新
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
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
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
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
擊將軍不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
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
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
州刺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
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
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

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曰莊公

史臣曰公侯捍城守國之所咨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效累朝聲勤克舉竝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西川忠鳳堂
氏國南甫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西川忠鳳堂
氏國南甫

薛淵

戴僧靜

相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末以勳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

不
校
行
開
一
張

邑表粲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旦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卽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退道標遣他將代之世祖卽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

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爲淵致與母書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遷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脚使人輦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

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帝卽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尅日舉哀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爲歐陽戍所得繫兖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旣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鑱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甬城遣僧靜戰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勳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爲軍主從表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烈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

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勛同車行逢大桁開駢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元年可仕勛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斂祭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爲典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卽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負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

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尅殄西墉勳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五萬布百匹謚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啟

世祖以鍛箭鏢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鏢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皐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瘡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賁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廬荒向黑於

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回時將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旣慮宜與反已乃先撤其軍將宜與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其使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寇其頭至足苦捉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問相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

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諸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尅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胸山戍北徐之東海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詔曰康昔預南勲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伙事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周男三百戶永明八年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

伯出鎮滑臺宋本作臺度領幢王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為已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為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中為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為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

贊前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眾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此北齊本有形穢辱之五字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眾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為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宋本作賤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世子榮永明中為巴東王防閤子響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為始興中兵參軍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為直廂桂陽賊

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為領
軍虎訴勲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
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太
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
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為四百戶
直閣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啟
乞改封侯官尚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
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橫吹
一部京邑之絕虎啟以自隨義民久不至宋本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
士貪取俘執反為虜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即位除貞外常侍遷
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為安成王征
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

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
頭名鄙敕改之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
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匹及前行踏伏值賊遊
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
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
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偽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
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
如故明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
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
王子響為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
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
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

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四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總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王之隔幽顯含嗟人靈雍泰北雍本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宄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瀝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

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隣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乾沒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

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卽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輈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渙戴類千秋興言帝子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終

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終

南齊書卷三十一

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臨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太初所殺謐繫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卽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弟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曼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

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夔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夔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爲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謚所建也事平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齊臺建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先遣之鎮旣而驃騎豫章王疑領湘

州以謚爲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百戶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王師皆以委謚尋敕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卽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謚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曰謚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皆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身託心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臣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

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諛黷舊侶密筵閉譙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宜貶退者竝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罔上好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覲入殿參訪遺詔規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勲戚出撫前王彘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鄙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府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旣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時年五

十二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謚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少爲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冲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目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掖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掖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

故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綿與崑崙船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啟聞誰應啟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鸚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上曰官有天下日凌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宮

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
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
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
處之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黃門郎本官
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
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
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見
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
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爲論豈或傍啟察江荀之行也雖

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謚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清王異并合同殞

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二 終

西川中鳳園
氏雷回南甫

南齊書卷三十二

西川中鳳園
氏雷回南甫

列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蒼晉衛將軍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峴
嶠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
司徒謚所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都尉奉
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

薦爲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
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郎長史黃門郎
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
太守轉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
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
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
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
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
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
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爲廷尉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內
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
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

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元年遷度支尚書尋加光祿
大夫初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營失琨上表曰臣
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軍嗣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
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
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
私祿更構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
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遷光祿大夫尋加
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
駁時劼深被親寵朝廷多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誤竟囚
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
特進從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從帝遜位琨陪位及

辭廟皆流涕太祖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時王
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
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琨性
旣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
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
年太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
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
光祿大夫餘如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
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
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
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問其與客

語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
復酣呌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
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爲吳
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
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
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
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撫軍
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
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
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
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王王旣
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

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卽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謚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目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

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
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
炫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
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
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
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懼帝意解乃於雉塲置酒遷中書
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侯謝朓江敦入殿侍文
義號爲四友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臺建
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還復爲侍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
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如故永明元年爲吏
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

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北齊本
作殆盡罷
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
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
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潛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祿大夫被
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
人司徒王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王就帝求
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已淵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
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
板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吏部郎元徽初
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
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

置歡讌上好水引麩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頗加常侍聖旨毋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

三十六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竝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祕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徃候之見其如此具啟明帝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

竝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吳興太守遷
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祕書監晉熙王師遷中書令師
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朝
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
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
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
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
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
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
獨處齋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
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

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
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
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
侍中世祖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
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倍侍之職而情北雅本同外作衆情慢免官景文
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爲
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
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
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
出行遊韜性方峙未常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
王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級哉

贊曰萬石祗慎現既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炫清褚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終

西川中鳳堂
氏圖印

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表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受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

西川中鳳堂
氏圖印

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

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在會

北齊本
家在會稽

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

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曼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

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
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
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
動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當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
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
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
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
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縣至於婚宦不肯坐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
世粉骨衛王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
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

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
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
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
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
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
兄子下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
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未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
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
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
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
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
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

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卽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卽義泐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譙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

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厘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跋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人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

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裘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裘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琅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卽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竝

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二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

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騮前更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更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以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晔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

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更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北齊本有汝字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

此最險事設令表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命汝北雅本有言字老
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
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
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
者哉就如張衡思伴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
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
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
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
冬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荷日北雅本作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
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
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田從身上來也
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

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
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
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
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
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
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
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性情何處
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
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
並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矣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緒

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宣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表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卽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中

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旣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

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食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齊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克

蒼梧世正貢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退優若別有忠誠特進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既異今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屈已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台思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繫物允清才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湛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為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

晉書卷三十四

晉書卷三十四

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遊褚淵王儉竝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卽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買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竝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陰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比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杖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益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

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倚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

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北雜作弁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豐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譽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

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官年疾上表告退曰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
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
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
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頗來耳目本聰明而
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
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
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留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
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
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
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

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
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
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
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
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
省玩之表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貞外郎孔暹使
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邊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
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貞外郎孔瑄就儉求會
稽王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治北齊本人孔暹
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
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暹嘗謀議帷幙每及
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永

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於虜中

劉休字引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貞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瘦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

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爲正貞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啟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

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
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
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
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
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勿憚世
謂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
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
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
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冲
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冲亦涉獵文
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
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
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
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啟明帝
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
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
江州冲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
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
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
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冲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
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
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
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

丞按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幘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葑菹藟生葑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

正貞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卽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暨借餘曆傾

宗頌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王湛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貞外常侍父元閎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湛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湛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卽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湛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貞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

正湛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還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轉正貞當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曇首爲會稽以湛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湛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湛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湛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穀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
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
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
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
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
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
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沖獲時譽杲信珪
璋謀惟舊序竝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終

西川世圖
氏圖

南齊書卷三十五

西川世圖
氏圖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臨川獻王
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
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鈇表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
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
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
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
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

宣城二郡太守竝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畢曷鏘鏘鑑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疑旣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

油絡車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貢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反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

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
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祚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
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
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
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
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
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
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
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
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
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

誠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
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
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
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
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卽本號贈開
府儀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
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
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嘗曰此我家
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
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宋本無已上八字故暉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
虜將軍暉剛穎雋出工奕碁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

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
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
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
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卽位進號左將軍入爲
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
常侍竝如故畢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
豫章王疑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
上乃呼之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
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籍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
敕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畢
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當
侍如故上以畢方出外鎮求畢宅給諸王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

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
籤趙渥之啟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
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
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王客自
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
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
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拌中菘菜鮑魚而已又
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
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
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
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
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

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暉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

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為左衛將軍尋遷

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

出為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暉性清

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為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為左衛將

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

進號撫軍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

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

至是乃復十一年為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

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

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

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

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

鏘謂之曰公聞鬱○宋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鬱○宋於宗戚最長

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鬱○宋一人願陛下無

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鬱○宋公既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

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

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惟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

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墻叫噪而人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入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原本缺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為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三子永明五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為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諫責左右不為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為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

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温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宋本無已上十六字鬱林即位進

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鈺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擬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疎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宗族纖滅一至於此宋本無已上八字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終

國懷斷此兼劉長主壽蘇世既願命許彩尊敵試圖救負意古無

世出鳳尊
氏調南南

南齊書卷三十六

世出鳳尊
氏調南南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為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眾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

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表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既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卽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暄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罔何曇秀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訕稍布朝野世祖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表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一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王

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
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
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
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
傲之豐累朝兼觸刻容掃轍又理世表屬聖明廣愛恐禍宜慈捨
之意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
扇非端空生怨懟恣鬻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
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
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
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逡之奏
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

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
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
險放悖議爽真鬻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
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
臣表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
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
稱怨痛枉形干言貌協附姦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
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
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況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
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網將
替彖才識疎淺職幹無聞憑戚昇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
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治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促奏彈之始臣等竝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誓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王永先於獄自盡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王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王武陵王暉

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

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
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
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
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
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
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
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苟肉食之謀王
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
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
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
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

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
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王之智蓋聞妙盡於識
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
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
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
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
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
山之雷不發壘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
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
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聖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
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隻反存
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

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
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
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
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
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
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
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
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俊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
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
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
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譽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
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

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
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王簿竝皆先朝相府聖
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進華宴必參末例朝半
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
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
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
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
覲亦沾眚議目餘令王未被祗拜旣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
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
宰輔聖朝令望富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
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
道則應有玉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

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為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材以泥洹舉送葬劉墓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為之而不恃也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濱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終

齊川宅鳳園
氏南南南

南齊書卷三十七

齊川宅鳳園
氏南南南

列傳第十八

到搗

劉悛

虞棕

胡諧之

到搗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搗襲爵建昌公起家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為功臣後擢為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搗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

才調流瞻善納文遊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
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搗罪付廷尉將殺之搗人
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屏斥聲玩更
以貶素自立帝除搗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
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
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搗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
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
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
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
明日而遁死問至搗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
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卽位
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

數遊會搗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
之上懷其舊德意盼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
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
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
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
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
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
八弟賁初爲衛尉王簿奉車都尉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
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
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
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
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山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俊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愨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俊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俊明帝崩

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項後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徹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徃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俊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益城上表西討求俊自代世祖旣不行俊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

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邪俊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元馬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劭討殷

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劭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俊設計購誘之虜缺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俊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俊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

南齊書三十七
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而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泆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泆不復行矣所

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泆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

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官假節出鎮灤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旣盛俊又以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棕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貞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棕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棕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

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
司馬將軍如故悛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疑盛饌享賓
謂悛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悛曰恨無黃頰臠何曾食疏所載
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悛朱
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
悛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
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悛求扁米糲悛獻糲及雜肴
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祕不肯出上醉
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鯖鮮一方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
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
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
領職鬱林廢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

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悛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
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晏曰王上聖明公卿勳力寧
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
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悛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相
士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
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頰理難振復乞
解所職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
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悛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
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袁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
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
之初辟州從事王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

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
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
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
之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爲北
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
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
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
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
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
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
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
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繫

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謀之
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廢何
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
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
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
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時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筇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
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
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後不違度劉實朝交胡乃蕃

故顏頡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終

西川世鳳堂
氏畫棟南甫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西川世鳳堂
氏畫棟南甫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胃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貞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携解褐為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為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自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為廣興郡啟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為鎮西長史以景先為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為世祖征虜府司馬領

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
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
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
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
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
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助二千人助景先惠助依山
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頰跋屯汝南洛
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
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
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啟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
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
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

不治也世祖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
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
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
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爲
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
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
張瓌啟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
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
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闔弱
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上
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

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誠著夷

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勳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負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

令遷正負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
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
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宋本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
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車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
輔國將軍竝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
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
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
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
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
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胃襲爵

穎胃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子謂赤斧曰穎胃輕朱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
王文學穎胃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
穎胃詩合旨上謂穎胃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
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胃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
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
南徐州以穎胃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
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
宗廢立穎胃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胃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
邑爲六百戶賜穎胃以常所乘白榆牛上慕儉欲鑄環太官元日
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

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宋本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

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畢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虚心委已眾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

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且不顯不明求

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誓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旨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王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周宋本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祐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

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
交構漸見踈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
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寤縱
醜惡販鬻王威以爲家勢營惑嗣王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
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闐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
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翦夫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
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
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
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
告沴七廟沾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
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

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率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
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
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
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
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
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
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
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寧武太守軍主鄧元起
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

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
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
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
色天地爲之裔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
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
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家
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
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
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
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
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
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萬道消之運受迫羣豎

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
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
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
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尅巴陵仍向湘
川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
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
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
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
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
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
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
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

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頗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

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王彭益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王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

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王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為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瓚破汝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太震穎胄恐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為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汭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王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段莘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

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遭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宋本諱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闕屯夷載

形心事朕應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冑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

故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余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